



返本開新的人間佛學 ——評程恭讓教授新著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

樊沁永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博士後

程恭讓教授的《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2015年3月)出版了，作為博士學位由程老師指導的學生，該書的部分章節筆者這兩年曾有幸先睹為快，但是拿到全書，再次通讀，仍然忍不住感慨：這部書是當代人間佛教研究的一部大著作！除了顯見的文獻徵引宏富、多種研究方法嫻熟使用之外，更體現了體大思精的思考格局和理論縱深。雖然該書以《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為名，但是通觀四卷十二章的內容可以發現，作者的討論並不局限於人間佛教的個案研究，如何在佛教史中理解人間佛教興起以及發展的歷程，是作者首先建構性論述的部分，該部分的論述，作者或鉤沉史料，或詮釋比較，結合星雲大師個人思想形成全面探究人間佛教的興起過程。如何以佛經為依據找到當代人間佛教的理論基石，則是作者思考人間佛教遭受教內外批評的根本性回應，這個部分也是本書最為重要的理論創見，作者提出在佛教經典升格運動中被忽視的第七度「善巧方便」，可謂發前人所未發，然於典有據！

程教授讀博士期間就已經通過對歐陽竟無的研究，確立「中國佛教思想創造自身」的解釋模式，¹「善巧方便」的鉤沉，是作者通過十多年梵漢佛典

1. 參見程恭讓：《歐陽竟無佛學思想研究》，《自序——面向中國佛教思想創造的自身》，台北：新文豐出版，2000年。

對勘的基礎工作，在中印之間、傳統與現代之間，以回溯經典的方式建構人間佛教思想理論基石的嘗試。基於語言、翻譯、詮釋的精微考察，對於漢傳佛教中不同於印度佛教思想部分敏銳的把握，是得到這個結論極其重要的前提和可靠的保證。細細翻閱，該書諸多小的結論和觀點，都在傳統的中國文化史、中印佛教史、台灣佛教、佛經詮釋學等方面有非常重要的調整和新的表述。也正因為如此，該書為我們理解當代佛教，特別是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提供了面貌一新的、深厚廣闊的理論背景。同時也引領讀者深入思考佛教文化、傳統文化現代轉型的理論建構、實踐建設面臨的諸多困難。該書的完成是一位佛教學者努力和擔當所做出的挑戰性嘗試，也是一部返本開新的人間佛學著作。

具體而言，該書有以下四個主要的方面，值得大家關注：

一、從近代佛教思想史的脈絡上重新梳理人間佛教思潮，並通過強調星雲大師的實踐，充實人間佛教由一種理論到現實的轉變意義。

學界對民國以來的佛教革新思潮的理解，一直以人物傳承譜系為基本思路，這種研究思路的合理性在於傳統研究考據源流的基本方法，但是這種理解不可避免涉及到法脈和思想繼承等問題，而產生對源流的制約性，對於理解人間佛教作為一個動態生成的整體運動思潮有一定的滯礙。事實上，如果以此為準，則很難在學理上建立太虛大師和星雲大師在人間佛教這一主題下的理論脈絡。程教授的重新梳理則是在全面了解民國以來佛教思想學術譜系的基礎上，分別以人間佛教思想和實踐這兩個不同的階段性特徵，來呈現一種新的思想史定位，選擇典型人物的思想和事蹟，來呈現人間佛教一貫性整體性內涵。正如程教授指出，「人間佛教既是一種強調佛法的人間關注的思



想潮流與社會運動，也是一種推動現實人間不斷地佛教化的理論與實踐的過程。」(參見第37頁)對於佛教思想史的梳理，作者超出了狹義的「學術」範圍，而是更加務實的考慮社會運動與實踐的層面，在學術研究的領域注意調整，因為過度學術化而忽視佛教作為社會運動對思想的影響。該書將太虛大師定位為人間佛教的倡導者，星雲大師定位為創立者(參見第38頁)，正是要總結現代台灣人間佛教實踐的理論意義以繼往開來。

二、全面梳理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體系和特徵，在學理上建立研究人間佛教個案的重要範式。

程教授對於星雲大師的學術傳記性的研究，除了對民國佛教熟稔的文獻功底基礎之外，還大量搜集了星雲大師個人思想方面成長經驗的一手材料，和同期報刊評論等二手資料作為思潮研究的佐證。因此，對於星雲大師的思想有一個成長性的考察，但是這個考察的要點不是為了簡單的介紹一位大師的心路歷程，而是一方面要充分的展現星雲大師如何在人間佛教事業的建設中，不斷形成自己的人間佛教思想。也就是說，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的成長是與人間佛教思想實踐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理論和實踐共同構成了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體系。書中指出，「尤其是，大師這一青年階段的人間佛教思想，並非是他在書房中苦思冥想而得，而是在他走向基層、走向社會，推動佛法大眾化、社會化的弘法實踐中，不斷體驗、不斷檢驗、不斷修正、不斷提高，因而得以總結出來的，他此期的人間佛教思想建構與他這一階段的弘法實踐，尤其是以宜蘭為中心的弘法實踐，在時間上完全重疊、同步，所以二者之間是相輔相成的。因此我們說大師這一青年階段的人間佛教思想，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本身自其產生的源頭而言，就既具有高度的理論價值，也對於現實的弘法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這一特點，與他同時

代的前輩和同輩相比，尤其明顯。

自從太虛大師以來，二十世紀人間佛教的開展歷史一直啟示我們：如果人間佛教不想繼續停留在『宣導』的階段，而希望具體的得以『落實』，得以『創立』，即在世間圓滿地現身，則需要在其『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予以打通、會通，尤其需要能在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予以打通、會通的人間佛教行者的出現。二十世紀五〇年代的年輕的星雲，正是那樣一個既具有理論家的卓越天賦、又具有實踐家的非凡才能的人間佛教行者。」(參見第 241-242 頁)這是程教授定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研究意義之後，再次通過全面梳理星雲大師思想實踐來論證的一個重要方面。另一方面，通過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成熟過程的介紹，可以了解台灣人間佛教在現代轉型過程中的調整和變化，這種變化是作為人間佛教運動整體的描述，不局限於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研究，同時也是正面闡明人間佛教內涵的重要方面。在此意義上，作為人間佛教的個案研究，我們認為具有典範意義。

三、立足原典，從佛經義理上鉤沉第七度「善巧方便」，作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實踐的支柱性理論之一，回應近代以來對明清以降漢傳佛教的根本性批評意見。

近代中國隨著近現代戰爭逼迫的現代化是懸置傳統，以現代國家的理論為藍圖建設的現代化，傳統雖然以各種要素的方式還存在於百姓生活、學術體制內的各種門類的研究，但是已經缺失了在制度上的奠基作用，西方現代國家的理論和實踐展現的諸多弊端，也不斷在中國展現苗頭，以至於某些方面甚囂塵上。在這種格局之下，傳統社會對佛教批評的理論根據和現實意義都早已不存在。就中國大陸而言，現實的宗教管理政策因為還沒有在文化上對宗教脫敏，所以佛教發展也有諸多的制約，雖然同樣堅持人間佛教，但是



具體的展開、理論的建設還有待深入。就目前從學界、教內外的批評聲音來看，大抵認為人間佛教的思路有世俗性的傾向，喪失了原本佛教思想所應當具備的超越性。就此問題而言，批評者的邏輯恰恰是站在漢傳佛教傳統的立場，即佛教應當以佛教徒自身的修行為目標，遵守佛教內部的規範法門來完成自身的信仰事業，否則就不是佛教。

如何全面、開放的看待佛教在當代契入社會、進入家庭入世修行？在道理上雖然可以找到不少文字上的證據，但是最為根本的理論在於正面的回應提出問題者，在佛教修行成佛的次第中，人間佛教的開展是有經典依據的。批評者往往更多關注的是般若經典，般若智慧作為「六度」中的一種，在漢傳文化中得到了最為重要的提升，也是批評者對人間佛教持有批評意見的根源性理由之一。

就此問題，程教授通過扎實的梵漢對勘、義理考證工作，就是要更加充分的理解和平衡這種因為具體的歷史和地方因素得到強化的般若思想，「善巧方便」作為原始佛教就已經產生的觀念，在大乘佛教時期得到了提升，佛教經典中關於二者是佛菩薩「父母」的比喻，說明了不能偏廢「善巧方便」這一重要的思想資源。重新考慮「善巧方便」對於人間佛教開展的意義本身，也是在教理系統中對般若思想的平衡。

程教授同時非常明確的指出，「如果我們錯解或者不能精確理解善巧方便智之性質，想當然地例如把它覺解為僅僅是應對現實生活的某種技巧或者策略，如此一來基於善巧方便智的菩薩人間生活的超越指向也就自然而然被朝『世俗化』的向度消解了。」（參見第 726-727 頁）就此問題的鉤沉，程教授不但在教理、經義上找到了依據，還通過嚴格的界定，強調了作為佛教的善巧方便不同於世俗智慧的理解。這個學理的問題，作者最後通過星雲大師

弘法的實踐進行了例證，並且，對於星雲大師如何運用善巧方便建構人間佛教的體相用問題，也展開了理論說明。

四、充分重視人間佛教的人間性，並以「人間」視角關注「民間」。

重視民間在西方如果說有一個從中世紀神學解放後對人的回歸的傳統，在中國則一直有一個「百姓日用之道」的傳統，對於中西交融的現代社會，契合時代的「百姓日用」如果回復到了中國傳統文化自身的視域，如何闡發「日用之道」對於現時代生活架構的調整？當今時代制度和政治技術的力量，已經使得社會的發展以科學的口號日益脫離人文，唯有回復到人文視角、宗教的視角，我們才能夠調整時代的弊病，這個部分不是要如同奧古斯丁處理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的關係問題，而是立足於人、立足於文化、宗教，思考人的生活如何更加善好的平衡。這一點的探討雖然不是該書的重點，但是筆者長期以來接受程教授的指導，覺得有必要強調，以便讀者在中華傳統文化現代轉型的視角，以一個更開闊的方式理解佛教現代轉型的意義。

書中作者提到佛教處理民間信仰問題的部分，也提到民國以來批評佛教發展世俗化的聲音。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當代人間佛教的發展避不開世俗化的討論，在此情況下，我們不如用民間化更為準確。一方面是撇開字義上的偏見，另一方面是充分結合現實的現代人處境。程教授對於民間的重視，除了佛教的平等觀的淵源之外，也非常強調時代的平等思想。但是，對於同樣一個名相的內涵闡發，涉及的卻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建構性還是解構性的理解，是我們面對時代對傳統需要作出的艱難選擇。以平等為例，如果我們要避免世俗化的批評，則應當建立一個跟時代主流價值所提倡的平等不即不離的佛教解釋。當這類解釋形成人間佛教思想與當代社會思潮在整體上不即不離時，我們就需要考慮人間佛教思想發展的理論邊界問題。就該書中討論人間佛教的「以人為本」和「社會參與」兩種略有區分的價值取向，其實



已經隱含兩種「入世」深淺不同的佛教理解。極端一點考慮，佛教作為一個對宇宙人生有著終極理解的宗教文化，如果說曾經沒有展開世俗社會理論架構的工作，那麼是否有這種可能性？亦或者說，佛教文化要始終作為一個非建構性的宗教存在於世間？當然這個問題不是該書討論的範圍，只是我們考慮宗教文化在現代轉型過程中，如何保持自性的反思和定位。

傳統的漢傳佛教是在儒法社會思想架構中安頓自己的位置，現代政教分離的原則下，人間佛教在台灣的發展，雖然歷經諸位大德和居士的抗爭和奮鬥，開創了當今的局面，但是，佛教首先還是配合現時代的制度架構，在社會中安頓個體。從宗教文化和佛教義理上來講，這樣的安頓並不是佛教本身追求的根本目標，而這個過程的實現似乎也有更好的努力空間。例如，在人本價值取向的基礎上，是否可以通過社會參與的角度，在現代社會結構的調整中，充分考慮佛教作為一種宗教文化，除了有契合時代、契合民間的部分，還有立足人本身提供出對治西方主導的社會結構背後的價值調整。這個方面的契機，同樣存在於我們接洽時代價值的部分，從實踐層面講，就是限定在社會範圍內的努力。這種努力不是以實現政治治理為目的，而是通過佛教的理論，為哲學家重新建構或者調整政治秩序，提供理論基礎。

當代社會是一個文化多元的社會，作為一部以當代佛教發展為關注點的宗教文化研究，如果放在更大的文化境遇中，應當如何與不同的宗教文化處理關係，也是一個值得期待的方面。這個問題相信會在不久的將來得到展開，因為作者對於傳統文化結構性的理解和期冀調整的部分，也有較為深入的考慮，諸如佛教的普世倫理問題、新時期的儒佛關係問題等等。

該書之作，是程恭讓教授多年來對人文、文化關切之心的凝練、沉澱和創制，字裡行間的抱負擔當有心者自能體會。最後，再次將這本好書推薦給關心當代宗教文化發展、關心中國傳統文化傳承的讀者！